



青銅騎士

普希金著

青 銅 騎 士

普 希 金 著

查 良 錚 譯

新 譯 文 叢 刊



普希金像(鉛筆畫)

1826年熱·薇威昂勒繪

原書名 МЕДНЫЙ ВСАДНИК
原 作 者 А. С. ПУШКИН
原出版者 本詩根據蘇聯科學院俄國文學研究所
 一九五〇年出版的普希金全集譯出。

內 容 介 紹

『青銅騎士』是普希金的最偉大、最成熟的作品之一。它的內容曾使許多人迷惑不解。詩人通過彼得堡洪水期間一個小公務員所受到的災難，生動地刻畫出了農奴地主制度下的俄羅斯最尖銳的矛盾。蘇聯季摩菲耶夫教授說：詩人的偉大在於他提出了一個巨大的問題，雖然，在他那時代，對這問題的解答是沒有的。『琴林伯爵』是詩人對於當時生活的輕鬆的諷刺，是一篇異常可愛的喜劇生活的描繪。『強盜弟兄』描寫一羣反抗社會的亡命者，從他們的血腥的生活中烘托出對和平的渴望。

前記：

這篇故事所敘述的事件是以事實為根據的。洪水氾濫的詳情引自當時報刊的記載。好奇的讀者可以參看B·H·伯爾赫的記事，便知其詳。①

——普希金。

目 次

青銅騎士	1
第一部	8
第二部	16
努林伯爵	27
強盜弟兄	46
註 釋	58
一 青銅騎士	58
二 努林伯爵	59
三 強盜弟兄	61
附 錄:	
一 別林斯基論青銅騎士	62
二 論青銅騎士	67
三 別林斯基論努林伯爵	77
四 別林斯基論強盜弟兄	81





楔 子

那裏，在空茫的海波之旁
他站着，充滿了偉大的思想，
向遠方凝視。在他前面
河水廣闊地奔流；獨木船
在波濤上搖盪，渺小而孤單。
在鋪滿青苔的潮溼的岸沿，
黝黑的茅屋東一處，西一處，
可憐的芬蘭人在那裏棲身。
太陽躲進了一片濃霧。
從沒有見過陽光的森林
在四周喧譁。

而他想道：

我們就要從這裏威脅瑞典，
在這裏就要建立起城堡，
使我們傲慢的鄰邦難堪。
大自然在這裏設好了窗口，
我們打開它便通向歐洲。^②
就在海邊，我們要站穩脚步——

各國的船帆將要來匯集，
來到這新的港口遊歷，
而我們將在海空裏歡舞。

一百年過去了，年青的城
成了北國的明珠和奇蹟，
從幽暗的樹林，從沼澤裏，
它把燦爛的，傲岸的頭高聳；
這裏原只有芬蘭的漁民，
像是自然底養子，鬱鬱寡歡，
孤單的，靠近低溼的河岸
把他那破舊的魚網投進
幽深莫測的水裏。可是如今
海岸上卻充滿喧鬧的人聲，
排列整齊的宮殿和樓閣
一處處叢聚，成羣的
大船，從世界每個角落
奔向這豪富的港口停泊。
涅瓦河披上大理石的外衣，
高大的橋樑橫跨過水波，
河心的小島半遮半掩，
處處有濃綠蔭蔽的花園，

而在這年青的都城旁邊
古老的莫斯科日趨暗淡，
有如寡居的太后站在
剛剛加冕的女皇前面。

我愛你，彼得興建的大城，
我愛你嚴肅整齊的面容，
涅瓦河的水流多麼莊嚴，
大理石鋪在它的兩岸；
我愛你鐵欄杆的花紋，
你的幽靜而悵鬱的夜晚：
那透明的夜色，星星的眨眼，
有時候，我獨自坐在書房裏：
不用點燈，寫作或讀書，
我看見橫豎排列的街路
在靜靜地安睡。我看見
海軍部的塔尖多麼明亮。
在金光閃閃的天空，當夜霧
還來不及垂下它的黑幕，
曙光早已一線接着一線，
讓黑夜只停留半個鐘點。
我愛你的冷峭的冬天，

你的冰霜和凝結的空氣，
多少雪橇奔馳在涅瓦河邊，
少女的臉比玫瑰更爲豔麗；
還有舞會的笑鬧和切切私語，
單身漢在深夜的豪飲狂歡，
酒杯冒着泡沫，噼噼地響，
彭式酒^②流着藍色的火焰。
我愛你的戰神的操場
青年軍人的英武的演習，
步兵和騎兵列陣成行，
單調中另有一種壯麗。
呵，在荷比的行列中，飄揚着
多少碎裂的，勝利的軍旗，
還有在戰鬪中打穿的鋼盔
也給行列帶來耀目的光輝。
我愛你，俄羅斯的軍事重鎮，
我愛你的堡壘巨砲轟鳴，
當北國的皇后傳來喜訊：
一個太子在宮廷裏誕生；
或者俄羅斯戰敗了敵人，
又一次慶祝她的光榮；
或者是涅瓦河冰凍崩裂，

青色的冰塊向大海傾瀉，
因為感到春意，歡聲雷動。^④

矗立吧，彼得的城！挺着胸
像俄羅斯一樣的屹立不動；
總有一天，連自然的威力*
也將要對你俯首屈膝。
讓芬蘭的海波永遠忘記
它古代的屈服和敵意，
再不要挑動枉然的刀兵
驚擾彼得的永恆的夢。

然而，有過一個可怕的時候，
人們還能夠清晰地記憶……
關於這，親愛的讀者，我將對你
敘述如下的一段事情，
我的故事可是異常的憂鬱。

* 英、德譯本的解釋如此。據一種俄文版本的註釋（A·斯羅尼姆斯基註釋），
побеждённая стихия 特指俄國得自瑞典的涅瓦河和芬蘭灣。

第一 部

在幽暗的彼得堡的天空，
吹着十一月的寒冷的秋風。^⑤
涅瓦河湧起澎湃的巨浪
衝擊着整齊的石鋪的岸牆，
河水激動着，旋轉着，像是病人
在她的牀上不斷地翻騰。
這時候，天色已晚，在昏黑中
兩點急驟地敲打窗戶，而風
愁慘地吹掃，吼吼地嘶鳴。
這時候，剛剛做客歸來，回到家門，
是一個青年名叫歐根……
我們要用這個名字稱呼
故事的主人公，因為我喜歡
它的音調，並且會有一度
它和我的筆結過不解的因緣；
他姓什麼，我們不想再鑽研，
儘管這姓氏，也許，在過去
一度出現在顯赫的門第，

甚至於史家克拉姆金®
也許在筆下使這一族揚名，
但是如今，上流社會和『傳聞』
卻早把它忘得乾乾淨淨。
我們的主角在某一處任職，
住在科隆那，一個要人也不認識，
他既不嚮往死去的祖先，
也沒有嘆息已逝的流年。

好了，既回到了家，歐根
扔開外套，脫下衣服，上了牀，
但是睡眠——他卻不能：
他的腦海裏翻騰着不少事情。
他想什麼呢？原來在盤算
他是多麼貧寒，他的前程：
他必須辛辛苦苦才能期望
一個安定的生活，一點身份。
但願上帝仁慈，多給他
一些金錢和智慧。他想起
也有些花天酒地的富翁，
那些本事並不高明的懶蟲，
他們的生活卻多麼適意！

而他任職總共才只兩年。
他的思慮又轉向天氣，風雨
還沒有停歇，傍近河沿
波濤不斷地上漲，幾乎沖去
涅瓦河的橋，使交通中斷。
他想到巴娜莎，那怎麼辦，
和她就要兩天，或三天不見。
想到這裏，歐根衷心地痛惜，
並且開始愁思和憂慮：

『我能結婚嗎？爲什麼不？
自然，這可能是非常艱苦；
但沒有關係，我健康，年青，
我準備操勞，日夜不停；
總會有個辦法，安置個家，
使它簡單，安恬，並不奢華，
在那裏安置下我的巴娜莎。
也許，去到別的城市居住——
找個什麼差使，把家務
交給巴娜莎主持和管理
並且教育我們的子女；……
就這樣，我們活着，手拉着手，

生死相共，到死也不分離，
教子孫把我們埋在一起……』
他想着，一夜想個不停，
他憂鬱，並且衷心地期望
秋風不要驟得這樣愁人，
雨點也不要打在窗上
這樣無情……

但是睡眠
終於合上他的眼睛。這時
幽暗的風雨夜也漸漸消逝，
讓慘淡的白日接着統治……
呵，悲慘的白日！

涅瓦河一整夜
抗拒着風暴向大海傾瀉，
但終於敵不過它的暴力，
和它搏鬥已用盡了力氣……
次日清早，在河水的兩旁，
成羣的居民匯集瞭望：
他們觀賞着水花的潑濺，
和洶湧的，排山倒海的巨浪。
但是從海灣吹來猛烈的風
頂住了水流不能前行，